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九

口仁12
2805
15-9



門 2805
卷 15-9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九

明吳興凌雅隆
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魯襄公八年

襄經二十五年
高閔崔杼不能防

經二十有五年癸丑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關其妻以淫於家
又不絕其妻而行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

大逆於君齊莊皆
諸侯之盟數行侵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伐崔杼因民之忿
遂以宣淫之故弑

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李廉子展子產之
入陳與子國子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重平聲○

之侵蔡一也而二
子之心不同故舍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

之得稱名而子國
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失國使衛分之二邑書入者○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稱入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滅之詞矣

劉敞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為不音言入于衛諶君以弑也非也

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弑君也春秋豈謂弑為諶君乎哉

傳在衛侯入夷儀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音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

使告于晉孟公綽曰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

不在病我必速歸而歸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且崔杼之來伐使民不嚴

異於他日言崔杼之用齊師徒歸徒空也齊

齊棠公之妻棠公齊棠東郭偃之姊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東郭偃為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弔焉東郭偃為武子御以弔棠公見棠姜而美之

使偃取之崔武子使東郭偃為已妻偃曰

男女辨姓辨別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

臣出自桓齊桓公東郭偃之祖故偃出自桓

武子筮之筮武子以周易遇困三三

史皆曰史皆曰史皆曰史皆曰

示陳文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不可娶也此妻不可娶也

且其繇曰困于石者石故六三處三陽

左傳平林卷三十九

志魯人且知之而齊顧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伐魯以為功豈非利令智昏哉

鍾伯敬觀此語崔杼弑君不為棠姜明矣特借姜為魯耳

魏禧廉靜之人亦有智如此夫廉則無欲靜則不擾無欲而不擾者見事多明

淮參此篇傳崔杼弑君事前後來敘許多死凶全以晏子一段議論為主亦兩頭敘中簡斷格

夫變為巽風墮妻而墮落故曰墮妻不可娶也

且其繇曰困于石者石故六三處三陽

同上今君出自丁之間進而遇九四九據于茨藜坎為險允為澤澤之
謚法遠義不克曰五之剛困于石之象故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茨藜
同史皆曰史筮蔡之象○蔡音疾蔡力題反入于其宮返而入其所
人也史有多人皆不見其妻則又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見
言吉以阿雀子服云皆二卦非
同上風隕妻兌為小女是為妻也風
隕妻為句與對句對陸氏言夫既從
風風能隕妻也魏廬按雀子欲娶
而後安得言先夫當乎今人嘗有
用此故智者人為財色所昏於明白
無理處看得有理類如此
按無所歸也注死

之剛困于石之象據于茨藜
據于茨藜坎為險允為澤澤之
入于其宮返而入其所
不見其妻則又不見其妻之象
困于石見
往不濟也石不可以動
據于茨藜所待傷也
無所歸也非所
入于其宮返而入其所
困于石見
先夫當之矣先夫謂棠公
遂取之棠公之妻
莊公
通焉齊莊公私通於
驟如崔氏驟數也莊公
以崔子
冠賜人莊公以崔杼
侍者曰莊公之
不可言不可以
冠賜人之冠賜從人

期杜注多作死其穆文昭齊莊公淫
雀子之妻而復以其冠與人陳靈公
淫夏微舒之母而謂微舒似儀行父
宜淫無度激成變亂足為千古之戒
經世鈔夏姬之服雀杼之冠二君皆
以淫戲射死張半菴既淫雀子
之妻矣又以其冠賜人可乎不弑何
待經世鈔置仇怨於
側未有不取禍齊莊公盪公尤其甚
者附見雀子別設策

公曰不為雀子言人雖不
其無冠乎猶自應有冠
崔
子因是雀杼因
又以其間伐晉也又以莊公間晉之
難而伐之○間去
曰晉必將報雀子言晉人
欲弑公欲弑公
以說于晉莊公
而不獲間而不得入
公鞭侍
人賈舉莊公以事鞭
而又近之而又親近
乃為雀子
間公侍人賈舉怨公鞭已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後故
且于之後莒求成于齊齊
莒子朝于齊莒黎比公朝
齊以成和好甲
戊饗諸北郭齊莊公享莒子
崔子稱疾不視事詐有
疾不親政事疾不親政事
乙亥公問雀子莊公果往
遂從姜氏姜氏問疾
遂從姜氏姜氏
與雀子自側戶出姜與
雀子

唯使公來而已不自側

戶出

公拊楹而歌

莊公拊楹而歌以命姜氏

侍人賈舉止眾從者

鍾伯敬崔杼妻常

而入

侍人賈舉止莊公之從者于

閉門

也此所謂聞

弑逆之謀也觀此

也

甲興

莊公至是甲興

公登臺而請

一段入室出戶拊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蓋知之且共之矣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東郭偃之諫腐哉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淮參閉門照後門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啓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俞寧世三門字作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眉目請盟請刃內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有多少延握或死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或凶外有多少擾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亂其實是一時事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特門為之隔耳兩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處敘寫而以閉門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門旆關筍妙絕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淮參連寫三請弗

衆不

請盟

與崔子盟弗許

請自刃於廟

許出醜之極

孫鑄秦本紀三册

許想祖此

淮參陪臣干揆干

扞也取從手取夜

扞冠盜手有所擊

也

李笠翁莊公不道

乃其臣為死者十

餘人甚奇傳謂其

皆孽寵不足多不

知小人難養得其

死力為尤難耳

王元美衛州吁弑

君自立而謂既老

猶告於陳以誅之

陳桓弑簡公孔子

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

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

祝佗父祭於高唐

復命

不說弁而

申蒯侍漁者

是反

與之皆死

崔氏殺

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與之皆死

之大惡而猶知舍之於齊大之廟曰所不與崔慶者言不與崔慶同心者如此

彭士望喪亂能置盟誓彭士望喪亂能置盟誓晏子仰天歎晏平仲仰面而歎息曰之辭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嬰晏平仲各言嬰利社稷者利社稷者能利齊國是

與是與之同心言崔慶若不忠有如上帝指上帝乃

軟平仲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

復與景復與景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齊大史直書崔崔子

殺之崔杼怒其直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大史之弟

乃舍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執

簡以往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聞既書矣聞既書矣

淮參必以不死責南史皆非耶經世鈔南史氏亦

乃還南史氏乃歸傳言齊有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

載之閭丘嬰莊公近臣將出奔故以帷幕與申鮮虞

乘而出申鮮虞亦莊公近臣閭丘嬰與鮮虞推而下

之申鮮虞推閭丘嬰之妻使曰謂閭丘君昏不能匡

君謂莊公昏亂而危不能救危不能救死不能死

而不能匡正其失危不能救死不能死

而死死喪而不能而知匿其暱而知匿藏其其誰納之

如此誰肯行及奔中奔中狹道去齊及奔將舍

止其嬰曰即閭丘嬰崔慶其追我言崔慶之黨其鮮虞曰

一與言道狹一人誰能懼我衆無所用誰遂舍

枕響而寢枕響而寢食馬而食先食馬而後食

全軀保妻子逃臣全軀保妻子逃臣

彭士望寫盡古今彭士望寫盡古今

成趣成趣

滙參鮮虞頗有權術

大巫矣

魏禮按鮮虞奔魯

僕貨于野以喪莊

公二十七年崔杼

死楚人召之為右

尹

王元美崔氏既敗

行弒逆則其成禮

以墓又不必過責

補注

廣二尺高一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

自布畫雲氣柄長

五尺車行使入持

之而從既變樹於

壙中禮曰周人

牆置是也蓋廟之

類也

穆文惠晉人伐齊

以報朝歌而齊人

以弒君說之此蓋

借晉人以便已私

者也晉人即當正

其罪以取元惡乃

為義舉至於受其

男女之賂其失愈

速矣

孫鑣師旅是出者

處守是居者總承

上六正以下言

呂東萊晉之伐齊

本非為討崔氏故

乘機取賂而還

補注傳見晉失盟

主之義杜氏謂齊

有喪故經無譏說

者因據以駁卿不

駕而行駕馬於車而行

出奔中既出險

謂嬰曰

鮮虞謂

速驅之

速驅

崔慶之眾

道廣崔慶

不可當也

遂來奔

鮮

俱來奔魯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北郭不殯于廟

丁

四

四

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

不待五月

四

四

表車之飾諸侯

六翬今四

不蹕

不蹕

不蹕

下車

七乘

下車送葬之車

齊舊依上公禮

不以兵甲

齊

齊

葬有兵甲今

皆減損不用

晉侯濟自泮

泮水各

會于夷儀

會諸

侯于

夷儀

諸侯伐齊

以報朝歌之後

朝歌後在二十

年不書伐齊齊人

使隰

不

逆服兵

齊人以莊公說

齊人以弒莊公

說如字又音悅

使隰

不

不

鉏請成

鉏隰明之曾孫

慶封如師

慶封獨使於晉

不

不

不

男女以班

班辨也齊之男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

之器樂器

自六正

晉三軍六

五吏

軍卿屬官

三十帥

三十帥

軍卿屬官

三軍之大夫

軍大夫

百官之正長

羣有司

之長官

之長官

長

師旅

二千五百人為師

及處守者

及守國之

守音

守音

皆以男

晉侯許之

晉平公受賂而還

不譏

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不譏

不譏

使叔向告於諸侯

晉侯使叔向告

公使子服惠伯對

對

對

對

對

子服惠伯

曰君舍有罪

言晉君縱舍

以靖小國

靖從

靖從

靖從

君之惠也

此晉君之

寡君聞命矣

魯君聞命矣

魯君聞命矣

魯君聞命矣

魯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

逆衛侯

衛侯即衛獻公

以十

以十

以十

以十

將使衛與之夷儀

晉將使衛與

將使衛與之夷儀

公剽割夷儀

公剽割夷儀

公剽割夷儀

公剽割夷儀

書失所之例皆非也諸侯之會經無異文與侵伐不同劉氏曰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汗其宮未可謂之伐也弑君而謂之伐喪諸侯其無訛賊者矣陳傅良以求五鹿傳言衛獻公所以得入

孫鑣井埋木刊四字自是詞家語入叙事覺非當行雁參兩奔墓顧上宵字來陳明卿舍母將不可兩全乎全於身

而虧於禮君子不謂全也臣而犯君女而瀆男非禮然雖顯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合履而言祥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凌稚隆甚矣獲所遭之不幸也顧其母則遺其君奉其君則困其母故獲以車授公此已與妻扶其母以奔亦可謂善處君親之間矣雖然竊有惑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有如倖遇

以與衛

崔子止其祭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五鹿之地故留衛獻妻子於

齊以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當陳隧者

隧徑

井埋木刊

鄭人怨之

鄭人怨之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

伐陳

有鍾鼓

宵突陳城

遂入之

陳侯

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陳侯使

馬桓子

遇陳司

載余

桓子

巡城

遇賈獲

載其母妻

賈獲自

及其妻

下之

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

母

陳哀公謂賈獲

辭

曰不祥

不欲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賈獲乃與其妻步行

亦免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與子

產親御諸門

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

陳侯免

服示哀戚

擁社

使其眾男女別而繫

陳侯免

○免音問

以待於朝

子展執繫而見

承飲而進獻

子展執

而見陳哀公

再拜稽首

承飲而進獻

脩臣僕之禮

○見現

再拜稽首

承飲而進獻

不將

祝祓社

○司徒致民

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

司空致地

乃還

乃還

鄭師公車可幸而故子展正其衆官脩其

脫矣其何以脫老所職以安定之乃歸

母於徒行哉則不見經齊成故也

若附載其母於公文子即趙武

車之側而已與妻代范匄為政

可兩全而亦不可謂非祥也

高閔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

展子進之有禮者政春秋無貶辭

淮參男女別賈獲之教也

補注傳見晉衰趙武偷故厭兵弭兵

之說不始於句成按漢藝文志曰世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

錄趙文子為政

而重其禮

謂穆叔

曰自

齊崔

武

若敬行其禮

以靖諸侯

楚遠子馮卒

屈蕩為莫敖

道之以文辭

可以弭

屈建為令尹

楚令尹子木伐之

及離城

舒鳩人卒

子木遽以右師先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子木遽以

正勝負之關
王元美子強此計
所謂勝敗兩得也
不則久居兩軍之
間其不空困者幾
何

孫鑣此是有名文
字高渾蒼勁然大
約以質勝於精巧
似尚未足
淮參周禮司服云
凡兵事章弁服鄭
注以鞞章為弁又
以為衣裳也與玄

之左師從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以其私屬之卒

先擊

吳師奔

登山以望

見楚師不繼

見楚師少

復逐之

傳諸其軍

吳逐楚子疆等

音附

簡師會之

吳人大敗

楚人

師

遂圍舒鳩

舒鳩潰

懼而潰散

八月楚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自夷

儀與審喜

鄭子產獻捷于晉

于晉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對曰

昔虞閔父為周陶正

晉人詰問子產

對曰

昔虞閔父為周陶正

之後當周之興為陶正之

以服事我先王

先王武王

冠緇衣素積自別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周武王依賴關

與其神明之

後也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也元

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閔父之子蒲也

與閔父之子胡公為配

而封

諸陳

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

三國其禮轉隆示

則我周之自出

是周之自出也

于今是賴

桓公之亂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

蔡人欲立其出

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

父而立之

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蔡人欲立其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言

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

莊宣皆厲公子夏

孫應鷺晉人問陳
之罪則數其恃楚
馮陵問何使小則
指大國數坑問何
戎服則指文公布
命各燦然有章故
趙武謂其辭順
魏禮按至于今是
賴以上一段引說
大遠不如即在桓
公正起更動人聽
孫鑣三之自字具
章法

評苑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大惠謂五父以來皆鄭之所自立魏禧志周大德罪太父遠其必言周者與晉共也王荆石首叙鄭之有功於陳而陳背之見征伐有名未叙文公城濮之命見我服有自

氏之亂宜十一年夏徵成公播蕩播蕩流移失所又我之自入成公自晉因鄭而入君所知也此晉國故云我之自入今陳忘周之大德建之周家封蔑我大惠蔑棄鄭國擁立棄我姻親棄絕陳鄭姻親之好介恃楚衆介因馮恃楚國之衆以馮陵我敝邑以欺陵我鄭國不可億逞億度也逞快也下可億度其快志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前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後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當陳隧徑井埋木升有井則埋塞之敝邑大懼不競鄭國不競而耻大姬鄭姬姓故言恐上屬武王大姬之靈天誘其衷上天誘啓敝邑心開啓其心陳知其罪陳亦自伏其罪授手于

授手兩語尤工絕滙參各致其辟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王元美于產對晉之詞皆強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附會之過也陳侯鮑卒而陳亂公子免殺太子代之然則一人篡弑耳鄭莊奉而殺之是助篡也又可以為功乎征伐出於天子而以惟罪所在各致其辟為將事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子產又言我先君鄭武公莊公文公布命曰命我文公命我文公命我鄭戎服輔

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用敢獻功所以敢獻其戰勝之功晉人曰晉人又問何故侵小何故侵陵小國對曰子產先王之命言先王之命唯罪所在惟視罪之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各當誅言陳有罪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曰圻列國一同方百里曰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衰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今大國土地之多或數倍於天子矣若無侵小若非何以至焉何以至土地晉人曰何故戎服問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子產又言我先君鄭武公莊公文公布命曰命我文公命我文公命我鄭戎服輔

丘專平林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今以將事於晉是以王廢王命不亦誣乎是時晉政既偷故聽鄭之所為非不能詰也

王戎服以傅周襄王

以授楚捷

楚之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

廢棄王室之命故也

士莊伯不能詰

復

於趙文子

以子產之言

文子曰

其辭順

乃受之

理其順

犯順不祥

善也言不為神所佑

乃受之

乃受之

陳罪復言往年之

陳之功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子西復伐陳

拜

晉人猶以此言難

陳之功

子西復伐陳

仲尼曰

志有之

陳土地一圻一國書也古

言以足志

人志之趨向也

文以足言

文以足言

特以此折辱之耳

言以足志

誰知其志

誰知其志

言之無

金聖嘆乃受之乃之華采也

不言

誰知其志

誰知其志

言之無

辭晉且問罪也

文能文行而不遠

不能及遠

晉為伯

鄭人

陳傳良傳申言鄭辭今之美而過其

陳鄭舉兵非文辭

不為功

慎辭

美孔子嘗稱之若

哉

子木使充賦

楚為掩為司馬

子馮

論語所記是也傳

子木使充賦

充賦

數甲兵

甲冑

必皆一時之言不

兵器

甲午為掩書土田

度山林

度山林

亦未必真聖人所

音鐸

鳩藪澤

辨京陵

辨

按易繫辭曰言行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

表淳鹵

規偃豬

規

之發榮辱之主也

西方鹹地

數疆潦

規偃豬

規

言行君子之所以

其受水多

原防

井

井

動天地也可不慎

偃音溼

原防

井

井

孫鑛字面儘有在

音挺

牧隰臯

井

井

處但三字排句自

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是左氏常套不為

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工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量入脩賦

左傳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按量入脩賦注九賦稅○量賦車馬周制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

土謂度山林以毛良又亮賦車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九地按籍馬注字畫疏可致亦可類推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賦車

記注也魏禧牛臣之謀果士之數徒卒○少卒見上註甲楯之數甲冑于楯有常

非孟浪後世常論又音尹既成以授子木尹子木禮也○禮也

無益於國惜其事未成耳使始皇死秦疆亦可少安扶

蕪雖仁非吞併之資始皇崩而天下士崩矣則軻之所

為非匹夫之事若責其計疎則無辭去是君也死○若吳諸

穆文熙勇而自輕最兵家所忌吳子計以開吳子門焉○諸樊果

可用為戒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臣

灌參疆其少安疆隱身於短牆之內以射諸樊卒○諸樊中

陸以音居良反蓋言巢之封疆也林注吳之疆盛訛

李于鱗語云不狎敵吳王之見射誠狎敵也若牛臣輕

殺國君迺召兵之端寧可恃此少安哉

彭士望以與為掩不掩凶者最厚令人且攘生者矣

穆文熙然明視民如子之說人皆知之而見不仁者誅

之則未必知蓋必不仁去而后可以

為雀見則必逐為政之於不子產喜○子產喜

仁見則必誅○鷓鴣之延反且曰他日吾見

大叔○語去聲大音泰下同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但見然明之名也言我他日

今吾見其心矣

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其仁他日子產
寬猛之說本此
彭士望首句是本
領次句正所以成
首句處子產養民
惠使民義全副學
問在此
陸彛降階之問未
為天失何遠知其
死此語亦幸而
中子產願以是取
之過矣
孫執升然明論政
之大畧子產則致
其精詳
彭士望日夜思之
只謹慎正當四字
盡之諸葛公得力
全在此處
評苑獻公出奔至

今聞然明言子大叔問政於子產
乃知其心矣
產曰政如農功
政之治民如
農之治田
日夜思之
日必與有害必除
興利而除害
思其始而成其終
既思其始必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
朝夕之間人所易忽
故必朝夕勤以行之
行無越思
思而後行所行
如農
之有畔
為政之有次第
如農之有畔際
其過鮮矣
雖未能無過亦
可以寡過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衛獻公今秋入于夷儀
乃使人與甯喜言求
復甯喜許之
甯喜許
大叔文子聞之
大叔文子即大
叔儀聞其事
曰烏乎
欲言而
先歎息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舉小
弁詩所謂今我不能自容說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推小
何暇念其後乎
說音悅
謂甯子必身受禍
將可乎哉
甯子所為如此將
不得恤其後也
可以濟事乎哉
殆必

是入于夷儀之邑
使人與甯喜言求
復其國二十年甯
惠子臨死囑悼子
納獻公悼子許諾
故今許之
據我躬不說說詩
作閱容也皇作違
暇也
呂東萊傳記太叔
儀之言及後遽伯
玉去國見甯氏廢
立衛之賢臣皆不
與
滙參不如奕棋妙
喻解頤
穆文熙大叔終始
之談奕棋之喻可
為警語凡事皆然
豈惟處君乎

不可言其甚
君子之行
大凡君子
思其終也
思使終
不可也
君子之行
之所行事
思其終也
可成
思其復也
思其可
書曰
慎始而敬終
謹其創始
敬其成終
以不困
故其終無困廢之患
今書蔡仲之
詩曰
雅丞
風夜匪解
夙早也自早至夜不
以事一人
一人君
事君
今甯子視
不如弈棋
不如圍棋然
之道
今甯子視
事其君
不如弈棋
○弈音亦棋
其何以免乎
其何以免
弈者舉棋不定
圍棋者舉
定不勝其耦
耦對敵也尚不
而况置君而弗定乎
况
甯喜已立殤公
君而不定其位乎
必不免矣
必不免
九世之卿族
公及喜九世也
一舉而滅之
今以納獻公
可哀也
哉
言其可哀之甚也
明年衛獻
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評苑園棋者舉子
一著或差不能勝
敵何況廢置於君
可輕易乎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九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維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按會于以下三十
五字係鑽分次經

傳本附前年傳後
合為一章

孫鑣此與下脩成
相接只宜通附入

下年

滙參按此正先經
始事之例如惠公

元妃篇冠于隱元
年不書即位之前

是也
陳傳良成而不結
傳言齊楚固相交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九年

傳 ○附錄 **會于夷儀之歲**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也此

傳本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續前卷二十五年齊人城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

邾 亦在二十四年 ○邾音夾 **其五月** 秦晉為成 自十四年秦二國不平至今年始為平

晉韓起如秦涖盟 晉韓起如秦臨盟秦伯

車如晉涖盟 伯車即秦伯之弟鍼也如晉臨盟晉侯

成而不結 二國既平而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在此者傳寫失之

經 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

秦晉盟而不谷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執故特出之

襄經二十六年季李喜以政由密氏之故助獻公私也安能免弑君之罪哉

高閼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於己則奔而已未

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傳說彙纂衍不足為君且入不以正

故春秋書名以罪之杜預孔穎達謂名與不名傳無義者非也公羊以復

剽剽，公弑獻公復○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於此凡

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弼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堅以盧叛，不書必卿位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

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也討者○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蓋以討衛也○澶音蟬○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禾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悼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

伐鄭○葬許靈公傳二十六六年○附錄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于夷儀歲

歸為罪，剽又以剽之成，鍼其廉反，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召秦命行人子

朱曰子朱亦朱也當御御進也言已三三子朱三叔向不應叔向更子朱怒子朱以不曰班爵同言已與

何以黜朱於朝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今日之

事今日修幸而集集成也若晉國賴之則二國息兵靖若其二軍暴骨則二國交兵三軍爭而暴子

負道一國之言無私子負之為行人也傳道子常易

之子謂子朱之為行人姦以事君者凡持奸邪之心吾所能御也我之所能御止不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叔向褰

傳二十六年

王錫爵叔向果以子朱不可御即宜其度幾明言止之何始則於治乎

不致拂衣於其側野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懼至卑弱臣不心競而力爭謂子不

哉此猶客氣未消心競為忠而以不務德而爭善而爭謂所行為善

故也孫鑣以撫劍拂衣私欲已侈私欲崇侈則能無卑乎無卑弱乎

佳也經世鈔數語足以深折子朱若不拂衣從之則尤善矣

評苑子朱撫劍將闕故叔向披拂其衣以從之

魏禮其言精甚叔向聞之必當自悔彭士望爭善一字對賢者直入骨髓

敬妣曰雖然敬妣又言雖敬妣不可託以吾故也必為求之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先時衛獻公使人以復國之事與甯

然必發德方免爭善國語去此一句言大是粗淺

補注傳見晉室里故急於結素好

按衛獻公使子鮮與甯喜言曰苟反得及衛國政由甯氏皆與甯喜祭則

字下有辭不能三字坊本或訛脫之王元美按甯喜所取信者子鮮也子

鮮既知君之無信願復輒以公命許之異日者喜以專

政被殺而子鮮亦自以失信故去之孰非政由甯氏一語所取哉

經世鈔政祭一語喜

不可言不可納獻公獲罪於兩君是得罪於兩君也

右宰穀曰

遂行遂去衛

遂行遂去衛

遂行遂去衛

遂行遂去衛

遂行遂去衛

便是子鮮能幹然一時之巧利終必以此敗事補注不獲命於敬似傳見子鮮為復非已意孫鑣祭則寡人下句尤奇穆文熙遠環君出入二語不任怨不貪功可以免禍真稱君子哉右宰穀謂寤殖不可獲罪兩君子鮮多而能已何其允當也經世鈔從近關出先事苟且又圖脫罪是老滑行徑豈所謂明哲取決非伯玉所為也

下誰畜之

畜猶容也言天下誰敢容畜之○畜音勗又蓄

悼子曰

吾受

命於先人

先人謂寤殖言二十一年寤殖臨終時以復君囑我

不可以貳

不可

穀曰我請使焉

右宰穀乃自請為寤殖奉使於獻公○使去聲

而觀之

觀

遂見公於夷儀

右宰穀遂往見獻公于夷儀○見音

在外

言衛獻公淹留憂恤在於

十二年矣

自十四年出奔至今凡十二年

而無憂色

而無憂戚亦

無寬言

亦無寬暇之言語

猶夫人也

言其為人猶如

若不已

已止也若

死無日矣

死之禍不日而至矣

悼子曰

鮮在

不肯止

右宰穀曰

鮮在

右宰穀又言雖

何益

何益

於多而能已

子鮮若欲踐言於我何為

於我何為

於我果

悼子

曰雖然

雖然如此

弗可以已

以受命先人之

孫文子在戚

文子即林父

孫嘉聘於齊

孫嘉林父之子

孫襄居守

襄亦林父之子居

二月庚寅

寤殖伐孫氏

父兄不在故

不克

寤殖之師不勝

伯國傷

伯國即孫襄

子出舍於郊

寤殖欲出奔

伯國死

孫襄被傷而死

孫氏夜哭

孫襄死

國人召寤殖

國人聞孫襄死故召寤殖

寤殖復攻孫氏

乘夜復攻孫氏

克之

孫氏無主

辛卯殺子叔

子叔即衛侯剽言子

叔剽無

及太子角

剽之子

書曰寤殖弑其君

剽

言罪

之在寤殖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

孫林父以戚

如晉

以戚邑往屬晉書曰人于戚以叛

見經

罪孫氏也

罪孫林父

按獲罪於兩君寤殖父寤殖前出獻公今又寤殖弑殤公剽是獲罪於兩君也魏禧或有以喜為貪權者非也剽乃其父所立權豈不在此等皆不致知之過同上多而能已二語可鑒人之托人以事當視其才與時之足以濟否不獨以賢附見多猶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之多經世鈔孫氏夜哭倉卒一哭足見孫

氏無父 臣之祿 凡人臣 君實有之 其土地君 義則進 義

陳傅良傳釋 弒君 以仕則進 而受 否則奉身而退 義可以去 則退而 專

書主名例 嫌為 弒 其君之祿 邑 否則奉身而退 致其祿 邑於君 專

弒 則無罪 特出之 祿以周旋 入與之 周旋 戮也 此罪 戮之大者 也 林

王元美林父親 逐 以退 惟以 專 邑 自 甲午 衛侯 入 衛 獻公 書曰 復歸

其君 君入 又據 邑 以叛 其罪 寧 專 祿 隨 為 罪 故 傳 發 之 國 納 之 也 本 晉 納 之 夷 儀 今 從 夷 儀 入 國 嫌 若 晉

周旋 已乎 而左 氏 謂 以是 戮 也 則 將 國 納 之 也 所 納 故 發 國 納 之 例 言 國 之 所 納 而 復

謂 逐 君 之 罪 輕 於 大夫 逆 於 竟 者 衛 之 諸 大 夫 迎 獻 公 執 其 手 而 與

據 邑 也 耶 義 則 進 否 則 退 此 亦 非 所 以 責 逆 臣 之 言 獻 公 敬 其 迎 己 親 執 道 逆 者 大 夫 迎 於 自 車 揖

彭士望 專 祿 周 旋 四 字 畫 出 後 世 庸 滑 一 輩 心 事 容 止 其 頭 也 言 行 公 至 使 讓 大 叔 文 子 大 叔 儀 獻 公

如 見 緊 著 戮 也 二 字 毛 骨 森 冷 使 人 貴 讓 之 曰 寡 人 淹 恤 在 外 恤 言 我 淹 留 憂 二 三 子

陳傅良 甲午 衛侯 入 傳 釋 復 歸 例 按 衛 侯 歸 言 國 逆 與 成 十 八 年 例 違 見 例 非 是 穆 文 昭 自 竟 以 及 門 三 態 可 笑 得 友 國 幸 矣 故 未 幾 而 晉 人 執 之 不 有 齊 鄭 之 請 其 以 囚 終 也 哉 魏 禧 如 畫 近 世 士 大夫 貴 公 子 遭 患 難 情 態 率 如 此 附 見 衛 獻 歸 入 之 日 以 三 等 之 禮 待 大夫 逆 者 是 乃 驕 心 已 生 也 滙 參 吾 子 獨 不 在 寡 人 在 如 乃 心 罔

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朝夕皆來相存問 吾

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也言大叔文 古人有言 人之

言曰非所怨勿怨 非所當怨 寡人怨矣 今我實怨汝 矣蓋前年大

叔儀譏甯喜置君不如奔 對曰大叔文 臣知罪矣 臣

自知其罪矣 臣不佞 不能負羈紲 言不能負羈繫 也

以從扞牧圉 從君扞衛牧圉之役 臣之罪一也

此有出者 有居者 臣不能貳 懷二心通

內外之言以事君 通內外之言語 臣之罪二也 此

有二罪 身負 敢忘其死 乃行 乃去衛 從近關

出 從近關 欲 公使止之 獻公尋悔其言使止 大叔文

速出也 子勿出奔 傳言衛獻公不能

不在王室之在
張羊菴臣之罪一
也李斯自訟七罪
意本此蓋憤中有
誇也

俞寧世伯玉全身
只在事外大叙全
身只在中立皆與
竇喜反照兩近開
出正相映亦明

陳傅良傳終言衛
侯不君

按玉路韃大金路
纓大象路韃大革
路韃炊路木路韃
纓御周禮巾車王
之五路出數目改
補注三命之服晉
命士會傳言請于

王此不言請于王
則鄭伯自賜之可
知禮樂自諸侯出
久矣或請或不請
無復定準杜說非
也

揚升菴莊子云厲
之人夜半生子遽
取火而視之汲二
然惟恐其似已也
與厲之不如句相
發

彭士望只一引典
禮對大國無抗形
待同官無讓跡子
產最能最高

魏禧是師也有古
者征不服之風焉
此春秋所僅見在
五霸之上惜夫鄭

安和○錄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孫林

衛于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殖綽晉人

為獻公殺晉戊三百人殺晉戊兵孫蒯追之蒯林父

弗敢擊畏殖綽不文子曰孫林厲之不如厲惡鬼

遂從衛師蒯感父言更敗之圍敗殖

雍鉏獲殖綽雍鉏孫復愬于晉復愬衛于晉為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

子展子展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周王所

先八邑八邑三十二井也以路與命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次路亦王所賜車之惣名先

六邑二十四井也以路子產辭邑子產以賜邑曰自

上以下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其降殺皆以兩禮也此禮

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在四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且子展之功也且入陳者子臣不敢及賞禮賞禮謂

不敢與及請辭邑請辭所公固予之鄭簡公必欲以

乃受三邑子產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孫揮曰即子

子產其將知政矣子產其將知讓不失禮遂讓而不

晉人為孫氏故晉人為孫林父屢愬召諸侯召

將以討衛也將以討衛夏中行穆子來聘穆子

召公也召魯公為楚子秦人侵吳楚康王與

以小國介晉楚而
不能大有為也

湯誓菴晉不能討
衛弑君之罪以定

宜為君者而顧始
終實力於孫氏致

徧召諸侯謀討衛
侯是率天下使盡

叛其君也倒行逆
施如此竟以此失

諸侯宜哉
滙參楚秦並起後

文雙承此亦合傳
體

經世鈔請問於囚
欲得情實莫過於

問囚又莫過於三
面問問又莫過於

卒然問之初無囑

托而州犁當面賣
好顛倒真偽如此
故知聽訟之難也
評荏州犁必上王
其手而抑揚其辭
者蓋州犁畏王子
欲皇頡曲言王子
獲已也
魏應按此是伯藍
真種子伯宗好直
而子孫皆奸佞何
哉
滙參已分得逼清
却仍囹圄叫他自
說惡絕林云此囚
亦大解人意

及雩婁雩婁今屬安豐郡聞吳有備而還聞吳人有戰遂侵守之備而歸

鄭楚秦遂五月至于城麋城麋鄭邑二師至鄭皇頡

戍之鄭大夫皇頡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皇頡出師與楚戰言楚師秦不與戰敗

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與穿封戌爭所獲之囚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晉人奔

楚為大夫正曲直伯州犁曰請問於囚是誰所獲

乃立囚庭而問之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言兩筆乃王子

其何不知言其易別識也上其手伯州犁乃高舉其手

曰夫子為王子圍夫子亦尊工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言其乃楚君之貴寵大弟也下其手復下垂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戌此子亦甲穿封戌之辭方城外

之縣尹也言其乃楚方城外之縣尹也觀伯州犁聽訟之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

欲使曲證王子圍誰獲子然後問囚囚曰皇頡已解其意乃答

頡遇王子頡出戰而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圍所得戌怒穿封

楚人以皇頡歸楚人囚皇頡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與皇頡共戍城麋之邑○董音謹

以獻於秦以印董父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鄭人

子大叔為令正子大叔為作以為請貨

子產曰不獲子產觀其辭令受楚之功

聲又如字為請○為去

氏出貨賄請子產觀其辭令以為請貨

左傳平水卷四十一

受楚獻功而取貨於鄭以貨免之不可謂國棄大名而貪小

利不可謂秦不其然若曰若更其辭令曰拜君之勤

之勤勞鄭國微君之惠君之恩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則楚人伐鄭至其可其辭如此歸功於

弗從鄭人不從遂行遂去以貨請秦人不秦人不

鄭更幣更遣使從子產從子產歸功而後獲之乃得

于澶淵見經以討衛以衛兩伐疆戚田正戚田取衛

西鄙懿氏六十威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以與孫

氏以與孫趙武不書經書晉人尊公也左氏以為趙

良可慨也劉歆趙武以下至所也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

補注傳見經不書大夫必有為遂矣釋之胡氏趙武稱

人為助孫氏良霄不貶以鄭伯如晉獨不釋君助臣得

補注伯主會而執大夫內不言以難陳袁濤塗季孫意

如是其例也同上不書執衛侯為臣執君不可以

為訓王元美衛侯可執坐林父之說而執

受楚獻功而取貨於鄭以貨免之不可謂國棄大名而貪小

利不可謂秦不其然若曰若更其辭令曰拜君之勤

之勤勞鄭國微君之惠君之恩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則楚人伐鄭至其可其辭如此歸功於

弗從鄭人不從遂行遂去以貨請秦人不秦人不

鄭更幣更遣使從子產從子產歸功而後獲之乃得

于澶淵見經以討衛以衛兩伐疆戚田正戚田取衛

西鄙懿氏六十威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以與孫

氏以與孫趙武不書經書晉人尊公也左氏以為趙

五傳評水卷四十一

八

之則情

思澤及諸侯○蓼音六子展相鄭伯子展公孫舍賦緇衣鄭風

詩取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叔向命晉侯拜一君叔向

相禮故命晉平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

祧也近親廟為宗遠祖廟為祧言謝敢拜鄭君之不

貳也謝鄭君賦詩無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國子

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言晉君宣布

侯之恤其患而補其闕憂恤其災患而正其違而治

其煩匡正其違邪而所以為盟主也所以為盟今為

臣執君今為孫林父執衛若之何將如諸叔向告趙

文子叔向以晏平仲文子以告晉侯趙文子以告晉

侯言衛侯之罪晉平公言自以殺晉成二使叔向告

二君於齊侯鄭伯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

侯若柔轡子展賦將仲子今詩義取之御副馬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

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詐歸衛侯言乃詐歸衛侯公

叔向曰鄭七穆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

罕氏子西駟氏子產國氏伯有良氏罕氏其後亡者

也子罕氏其後七子展儉而壹子展居身儉而用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先時宋大夫芮赤而毛色赤而

棄諸堤下畏其異相故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

見女子棄於堤下取之以名之曰棄名女子曰棄長

入公宮○共音恭下同取見棄之義

補注以告晉侯上言取衛田益孫氏下記取衛姬見趙

武叔向皆從君於

昏家氏曰是時晉

趙武為政叔向為

之謀主二子者崇

虛譽而無實益

附見齊殖縶來在

衛為衛殺晉成三

百人

凌稚隆世祚修短

非細故矣獨繫于

一諷詠間耶如曰

以觀其志則可

按罕駟國良游豐

印七人子孫並有

孫鑣叙事鍊密然

尚天濃

七專平水

九

魏禧連用此等句法却酒脫

彭士望以寺人為內師禍本

呂東萊歎者巧於自結狠者隸於內

交佐日以親瘞且以疎至於死故居

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

彭士望太子不宜外交

經世鈔伊戾深毒如此然此事必先與左師夫人謀之

矣左師後言誰為君夫人亦以其瘞瘞立佐有力而不見義耳

經世鈔購告公為太子所惡固請以徃而有此讒奸謀易見卒以得行者宋公之昏也殺一太子只消欲速二字後世害太子之計盡祖此

而美年長而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

之食共姬與平公共食公見棄也平公因見丙司徒之女弃而視之尤甚

姬納諸御共姬以弄納諸平公之御嬖嬖棄有嬖寵生佐佐即宋元公

惡而婉佐貌惡而心婉順也太子瘞美而狠太子瘞平公之大

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也畏太子瘞寺

人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惠墻氏伊戾各寺人奄土

而無寵伊戾無寵於太子秋楚客聘於晉上已有秋復發傳

過宋楚客道過宋國太子知之太子瘞與楚客相知請野

享之太子請於宋公公使往宋平公使大夫往享楚客伊戾請從

之伊戾請於平公欲從太子享楚客公曰平公問伊戾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

不憎惡於汝乎對曰伊戾小人之事君子也言小人事

之道惡之雖君子不敢遠不敢自取疎遠好之雖君子

好不敢近亦不敢輒至敬以待命恭敬以待命敢有貳心

乎言不敢有縱有共其外縱有人以共太子莫共其

內伊戾為太子內師故言若已臣請往也臣請往也遣

之宋公遣伊戾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戾

盟處掘地作飲用性加盟書而聘告公而馳聘以歸

曰太子將為亂言太子瘞將反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既與楚客

公曰為我之平公言太子又何求又為禍亂對曰欲

速伊戾言太子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則信

上專平本六而下

六

楊升菴宋平既明有盟徵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在馬知太子素惡伊戾矣而卒遣之從因夫人在馬遠信其讒而殺太子及徐聞太子無罪又僅烹一伊戾而芮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為之衰此春秋所以直稱君殺與晉殺申生同例

經世鈔固聞之成謀只三字害人不在多聽讒者亦不在多經世鈔左師罪不容於死穆文熙宋公使伊戾從太子比其連讒難從而殺太子

人君之庸闇不仁無以有矣向戌故致太子過期以死又脅君夫人而受之饋亦何以稱賢於列國哉

魏禮按連玩數事左師洵是老奸巨猾宋呂夷簡其流亞也

接左師改命鍾伯敬評本左師二字屬上句非是郭扶九向戌當時所稱賢臣迺其於太子夫人之間傾危貪肆若此豈得為賢

魏世倣平公烹伊戾而夫人左師無安

左傳平水卷四十一

左傳平水卷四十一

有盟徵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在馬則皆曰夫人在馬固聞之夫人在馬公囚太子夫人在馬

乃囚太子夫人在馬唯佐也夫人在馬能免我夫人在馬

以佐婉順必召太子乃而使請夫人在馬曰日中不

來而佐不來吾知死矣夫人在馬左師聞之夫人在馬

中之語夫人在馬期而與之語夫人在馬乃縊而死夫人在馬

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夫人在馬公徐聞其無罪也夫人在馬

乃殺伊戾而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夫人在馬君夫人氏也夫人在馬

馬之問之夫人在馬對曰夫人在馬君夫人氏也夫人在馬

師曰誰為君夫人夫人在馬余胡弗知夫人在馬

使饋之錦與馬夫人在馬先之以玉夫人在馬

師改命曰君夫人夫人在馬而後再拜誓首夫人在馬

受之夫人在馬鄭伯歸自晉夫人在馬

使子西如晉聘夫人在馬辭曰寡君來煩執事夫人在馬

懼不免於戾夫人在馬使夏謝不夫人在馬

敏夫人在馬君子曰善事大國夫人在馬

錄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錄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與蔡大師子夫人在馬

罪理當廢佐而更立李鄭侯之論唐事允矣

評苑伍舉被諸而出奔鄭其事見後

魏禮按班荆相與食是極間事可省語然以此五字寫出通家故至親厚之情悠然如見

此時言必有其漸也子木因問有其機也
同上不如楚先一語說子木之心是進言法
穆文區歷觀諸臣奔晉往二為效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致奔之由既非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已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不為效死耳不然何莊馬仕楚尚有越聲士會客秦終為晉之良佐哉
彭士望皆卿材一語奉承子木一語注射臣鋒銳銳

其子伍舉

伍舉伍參之子即與聲子

善也

王子牟為申公而公

伍舉實送之

鄭將遂奔晉

遇之於鄭郊

相與而言復故

吾必復子

聲子通使于晉

又往聘

伍舉伍參之子即與聲子朝之子相

善也二子亦相善

王子牟為申公而公得罪而出公楚人曰

伍舉實送之謂伍舉實送之出公

鄭將遂奔晉舉自鄭將奔晉

遇之於鄭郊於鄭國之郊

相與而言復故共議歸楚事

吾必復子我必使楚人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聲子通使于晉蔡聲子為國通平

又往聘令尹子木與之語楚令尹子木

且曰

子木且問

晉大夫與楚孰賢

晉諸大夫

與楚諸大夫

對曰

聲子答

晉卿不如楚

言晉卿之賢

其大夫則賢

則賢於楚

皆卿材也

其才皆可為卿

皮革

譬如木之杞

自楚往也

皆產於楚

雖楚有材

有材能

晉實用之

言楚臣多以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

夫謂晉獨無宗族

對曰

雖有

與姻

而用楚材實多

賢材居多

歸生聞之

名也言以

善為國者

善治其國家者

賞不僭

行賞不僭

而刑不濫

及於無罪

賞僭

及淫人

則恐及於

刑濫

刑罰則

懼及善人

則恐及於

若不幸而過

若不幸而賞

刑則

左傳平木卷四

十一

甚孫應鰲善為國者
以下歷為指陳以
見楚多淫刑
經世鈔楚材實多
此下不獨不遠說
伍舉弁不遠說析
公諸人先將不可
淫刑之故著實透
發蓋因王子牟而
疑伍舉自是執政
之失故先說此段
已陞折子木之心
而復歷舉利害則
愈易入矣
彭士望均平調劑
中稍有偏重其心
苦矣
淮參此引詩為下
半提頭故另變句

僭無濫寧可僭於用賞而與其失善與其濫刑而失

寧其利淫為濫人之利無善人則國從之則國從之

詩曰舉大雅人之云凶言善人之邦國殄瘁殄

也瘁病也邦無善人之謂也詩人之意蓋以故夏書

曰舉書大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及寧失不經常

也寧失刑而不用經常懼失善也懼失善人商頌有

之舉商頌曰不僭不濫言殷湯賞不僭不敢怠皇不

怠解不命于下國所以上天眷命封建厥福福祿鞏

建之永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此成湯之所以古之治

民者古人之為國勸賞而畏刑樂於行賞而恤民不

倦愛恤其民賞以春夏順春夏生長之刑以秋冬順

冬肅殺之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為之致

常膳為去聲加膳則飲賜飲饜也加膳之道則酒

下為之不舉同飲饜也加膳之道則酒將刑古人將

飲此以知其勸賞也即此喜心可以知將刑行刑也

為之不舉為之致憂不舉則徹樂徹去也不舉之道

娛耳皆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

寐未明而起朝夕臨政朝以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即此勤勞可以知三者禮之大節也此禮

其勤恤民隱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此禮

節目有禮無敗為國有禮今楚多淫刑今楚國多其

大夫逃死於四方其大夫之賢者奔而為之謀主而

走四方以逃其死而為之謀主而

左傳平水卷四

至元美上歸生聞
之二段正為此楚
多淫刑一句而四
子逃死於四方之
由
魏禮有禮無敗以
上語意幾於逼子
木矣妙在引詩引
書引古故作寬衍

旁博之體聽者便諸侯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

自不迫其主意在謀主謂不能也所謂楚人不能子儀之亂在文十析公奔晉

民竟似泛論不入楚事處只說已往析公楚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殿後軍也晉人寘析公

一似論楚舊日執政之失子木早已心動待其瓜熟蒂落子木一問彼即乘便點明子木自當躍然聳然聽之矣

彭士望以害楚國後四段俱從此句生出段二點明以下一部掌故

穆文熙子儀雍子子靈苗黃皇凡四獲沈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晉敗楚師獲申麂而還

必遁楚師震蕩晉人從之晉人從析公之計楚師宵潰楚師

○鈞音均又居旬反以夜軍之夜攻楚軍使楚師

驚而晉遂侵蔡成六年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成八年

於是敢南面於是鄭畏晉不楚失華夏楚失中國

則析公之為也則析公為晉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

之事無所考證想是雍子諸父諸兄共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善能也

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雍子出晉人與之鄙晉

鄙音勛又音蓄以為謀主以為謀主彭城之後楚子重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並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晉師將遁雍

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曰歸老幼軍中有年老幼

反孤疾反亦歸也軍中有無父二人役一人家有一人從役者歸

按歸晉老幼之不勝役者是示必死

刑大夫逃死於四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樂書不戰

左而為謀主豈非楚國有材晉實用之經世鈔此等叙述不厭纖悉鋪張極言其害纔足聳動聽者

滙參段一煞段二醒此事無考互見法經世鈔譖雍子說一事處又不單說一事之害此最善立言

滙參不善是也猶言不喜此人

三傳平本卷四

二十四

故逸楚囚還國使
楚人知此意故云
行歸者

左傳評林卷四

一人則聽其一簡兵簡擇兵器蒐乘蒐閱車乘秣馬秣戰馬

○秣音未蓐食○蓐音辱師陳○陳去聲焚次○示必死

明日將戰○與楚戰行歸者○凡軍中老幼孤疾而逸楚

囚○得走逸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楚師恐晉降彭城

元年晉圍彭城○彭城而歸諸宋○以彭城以魚石歸○元年在楚

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子辛死之○五年楚人討

尹子○則雍子為晉則雍子之為也○謀以害楚也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子靈即巫臣子反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

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與巫臣以為謀主○以為謀扞禦北狄○禦北方之狄通吳於晉

見成七年○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教吳

國陣○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於是伐巢○巢屬楚取駕○駕楚克棘○棘楚入州來○州來

楚罷於奔命○奔命至今為患○吳至今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若敖之亂○在宣伯賁之子

賁皇奔晉○賁音賁晉人與之苗○苗與賁以為謀主○以為謀鄢陵之役○在成楚晨壓晉軍

而陳○楚早晨追壓晉軍晉將遁矣○晉師將遁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言楚師之在其中軍○唯在王族而已

不過楚王之○若塞井夷竈成陳以

縱之妙必不可少○親兵而已

王元美賁皇因若○若敖之亂而去楚○若按伯賁前傳作伯

魏禧指陳已往利○害害鑿○可信雖子

水明知為伍舉作○說客亦不得不從○蓋蓋理勢到極的確

自不怕入識破本○謀謀但進言次第操

耳 穆文熙楚臣豈惟

晉用之伍員奔吳

伐楚班王宮鞭平

王之尸茲又其尤

甚者耳

劉懷起今又有甚

於此乃危言以動

之大抵有才不用

且欲罪之賢才豈

肯免首豈非以利

劍授入而已反當

其鋒者耶可為鑒

戒

李于鱗前既叙四

子各述其害楚之

事既歷二明驗可

懼故于木曰是皆

然矣而又曰今又

有甚於此安得不

凜然神悚而魄悸

哉後世縱橫狎門

之術蓋如此

陸彛令其祿秩比

叔向也

附見彼若彼謂椒

舉林注非是

經世鈔又入一段

伍舉望歸之情乃

當之成陳於軍中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

復顧二穆之兵○易去聲行音杭中行二郤必克

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

王故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楚中軍王族之兵必大

敗之必大敗晉人從之賁皇之詐楚師大敗晉人大

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蓋子及死

之楚殺子及並鄭叛鄭人自吳興吳人自楚失諸侯

悼公立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則苗賁皇之為也則苗賁皇為晉

遂服於晉則苗賁皇之為也則苗賁皇之為也則苗賁皇為晉

曰是皆然矣于木言此皆如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戾而亾子牟得罪於君大夫謂椒舉楚君大夫

遣之汝實遣之使懼而奔鄭椒舉懼罪引領南望引

南向以曰庶幾赦余恩而赦余罪亦弗圖也楚君大

望楚國復以今在晉矣今自鄭遂晉人將與之縣晉人又將

為意以此叔向堪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彼謂聲子

舉以比叔向堪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彼謂聲子

以害豈不為患之患害子木懼言諸王為椒

楚國益其祿爵之祿與爵而復之其位聲子使椒鳴

於楚椒鳴伍舉子聲子使其子迎之以歸楚傳言

逆之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友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許靈公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諸國皆

患欲曰師不興與師伐鄭孤不歸矣孤寡不歸八月

復之則可益祿爵則不可

陳傅良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舉在晉而子木懼此晉楚所以代興也於傳聲子之辭知戰國說士之漸

增補合注諸侯將和言楚以諸侯將和之故貪冒於一

來孫鑣一來意新語

王元美子產此論即不順侵蔡獲燮之意老成石畫之士蓋如此

吝惜之名故為貪魏禮明於國勢敵情數語說盡好事喜功之心真名言也然以論禦楚者無乃過情林注獲楚門者九人愚意當是鄭為楚獲故遲而歸耳當更詳之

附見子展若見又當為君賦螭螭之卒董

按晉衛同姬姓見晉非禮

王荆石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伯業急矣楚是以知

卒于楚許靈公卒于楚楚子曰楚康王曰不伐鄭言許靈公以死請師而我不能

何以求諸侯則懈怠如此何以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在

明諸侯將和將諸侯皆將和睦楚王是故昧於一來味猶貪冒

貪冒於一來貪冒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志伐鄭而歸乃易成也與之

夫小人之性夫鄭之小人鬯於勇鬯動也動

以足其性以厭足其好爭之性非國家之利也言鬯勇貪

而求名焉者而求一時之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言鬯勇貪

若何從之若何從小人之言而與楚戰子展說鄭

不禦寇不禦楚人之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楚師入南里

涉於樂氏樂氏津各楚師自樂氏涉水門

于師之梁師之梁鄭城縣門發鄭人發縣門以禦獲

九人焉獲楚攻門者九人涉于汜而歸楚師乃自汜城下涉汜水南歸

而後葬許靈公卒許靈公之志而後葬之錄衛人歸衛姬于晉

公之失政也重女色而輕齊鄭之請此附錄晉韓宣

子聘于周韓宣子王使請事靈王使入問對曰韓宣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故曰士起時

事四時貢職之事宰旅家宰之下士也言晉無他事

矣不為他事而來王聞之靈王聞其言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韓

晉之不在諸侯而起之後其昌盛復為凌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是明年晉楚為成而諸侯皆朝楚矣

補注克而取之不書非晉命以盜畧

鍾伯敬晉無范宣趙文則烏餘之罪弗能治抑且封秩之而諸侯獲矣賢

臣係國重輕豈其微哉
滙參皆討類顧上之
襄取而貪之顧上邑
奔晉

起之後其昌盛辭不失舊言稱士起歸時事不失其舊也傳言周襄諸侯不能如禮惟韓附錄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一年其夏是年齊

鳥餘以廩丘奔晉鳥餘齊大夫以廩丘之地奔晉襲衛羊角鳥餘既

襲衛羊角取之取羊遂襲我高魚遂自羊角襲魯高魚有大雨其

適有自其竇入用故水竇開鳥餘以兵自高介于其

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以登高克而取之克高魚之城而取之

又取邑于宋鳥餘既克衛魯又取宋邑於是范宣子卒范宣子諸

侯弗能治也諸侯以范向新死不能治鳥餘之罪及趙文子為政代范

乃卒治之乃終治鳥文子言於晉侯趙文子進言於平公曰晉

為盟主晉為諸侯諸侯或相侵也諸侯之國或相侵伐則討而

使歸其地則討治其罪而今鳥餘之邑今鳥餘所取於齊魯宋衛

皆討類也言如此類皆宜見討而貪之而貪其土地是無以

為盟主也是晉之德不足以為諸侯之盟主也請歸之請以其地公曰

諾平公諾其請孰可使也因問趙文子對曰趙文子胥

梁帶能無用師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晉侯使往晉侯使

往治鳥餘之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七年

家鉉公翬齊靈莊相繼魯受兵無寧日

景公立始通好春秋書以美之

注夏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伯始進

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孟之會楚書

既而與宋公並序於諸侯之上二伯

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泓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

經二十有七年乙卯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

也於渙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

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

鮚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

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

敗而宋不能霸今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也晉楚之從交相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見而兩霸之勢遂成矣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為之也

孫復寧喜不以討申再失閭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閭故知經誤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晉晉梁帶前年受命治烏餘故使齊魯宋衛具車徒以受地各具備車馬徒眾以受先所喪失必周周密也必密來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使四國諸侯偽若致封地於烏餘者而遂執之而遂執烏餘之眾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自宋始宋之盟趙皆取烏餘所有之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武之偷也

李廉春秋兩書宋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其乘車甚美孟孫謂

宋也傳二十七年唐錫周梁帶使諸喪邑者疊下三使矣乎叔孫曰豹聞之豹叔孫穆叔名服美不稱服雖美其

字寫出妙用寫出德不稱稱去聲必以惡終言其必不得善終美車何為美其車服果何為哉

叔孫與慶封食叔孫穆叔與慶封享食不敬為賦相鼠叔孫為慶封賦鄰風相鼠之詩取其相鼠有皮人而亦不

知也慶封亦不知此詩為已言其甚闇為明年慶封來奔傳衛寧喜專衛寧喜既

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夫請為獻公孫免餘微無也言無不及此及此反國

左傳平水卷四十一

經世鈔烏餘偃然也
出受封當以特晉
而諸侯畏之故
穆文熙此即染帶
能無用師者也而
以爲封致烏餘何
以厭其心乎盟主
似不宜如此
魏禮觀烏餘狡桀
之人也已爲叛臣
停三國之地失地
者無已效地而封
之理可疑明矣烏
餘偃然來受其所
謂禍來神昧者乎
滙參其車美只贊
他車美亦看書者
只贊好墨之意

經世鈔衛甯喜專懼不免
專未有不見殺者
祭仲專而鄭厲誅
甯喜專衛獻殘霍
子孟惟不知此遂
至滅族此亦不學
無術之過也哀哉
陳傅良傳言殺甯
喜不出討賊之意
義同僖十年晉里
克
李笠翁免餘之敢
殺甯喜由於事未
可知之一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者
此也
穆文熙獻公初亦
無殺喜之意但爲
免餘所強耳觀免
餘既殺喜而不受

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祇

成惡名祇適也適成惡止也止勿殺對曰免餘臣殺

之言臣自君勿與知使獻公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免餘使攻甯氏使二公孫

弗克二公孫皆死二公孫公曰臣也無罪言公孫臣

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夏免餘復攻

甯氏免餘復自往攻殺甯喜及右宰穀右宰穀甯

諸朝陳一人之尸石惡將會宋之盟石惡甯喜之黨

受命而出既受命衣其尸衣甯喜之尸枕之股枕尸

○枕而哭而哭之甯喜欲斂以去聲懼不免

且曰且自受命矣受命出乃行乃往會于宋

子鮮曰即母逐我者出言孫林父逐納我者

死謂甯喜納獻公賞罰無章章明也言何以沮勸何

君失其信在獻公則失政而國無刑在衛國

不亦難乎不亦難以且縛實使之且縛實使

遂出奔晉子鮮遂公使止之獻公使人止子

及河子鮮遂又使止之獻公又使人止使

者而盟於河子鮮乃止使耆而與之盟託於木門

木門晉邑子不鄉衛國而坐怨獻公之深故不嚮

木門大夫勸之仕勸子鮮仕於晉不可子鮮不曰仕

卿爵之賞其人賢者殺喜必當矣

經世鈔君欲守信而巨欲除惡此理最得但并此語不對君言尤善

滙參臣也無罪落得做別人不著所謂假惺二也莫作痛語讀

魏禮衛侯亦能知此耶此亦舊待中血

陳明卿喜試剽可討也而獻因之以入國不可殺也雖然喜能用象以試剽矣子鮮賢且善喜也獻寧不自危乎此其所以殺喜

也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曰難為了君其意亦猶獻云

穆文熙子鮮曰逐我者出寧喜之專本足致殺然子鮮逐我二言可泣鬼神至於木門之託終身不鄉衛國何其怨也

魏世儼喜守父遺命弒剽復行較之要略納君者自有分別專則取死之道矣

滙參殺案傳曰織絢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同上不鄉衛國亦

而廢其事言已若出仕而廢其事不治罪也是有不事從之謂從

政而治昭吾所以出也事治是明已將誰愬乎將何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我不可出仕也終身

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稅即總也喪服總絞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裳

鮮本無月數痛愬子服終身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

餘邑六十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辭免餘辭曰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六十矣臣滿六十矣下有上祿在

唯卿備百邑惟卿祿百邑滿百臣六十矣臣滿六十矣下有上祿在

位而有上亂也禍亂之道也臣弗敢聞臣不敢與聞賜邑且寧子

唯多邑且寧喜惟祿邑過多故死故死於禍臣懼死之速及也臣若受邑

為少師以免餘為少師之官○少去聲公使為卿獻公使免餘為卿辭免餘

卿曰大叔儀不貳言大叔儀事君無貳心能贊大事能佐國家

君其命之勸獻公其命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即大叔儀○宋

向戌善於趙文子宋向戌與晉趙文子相善又善於令尹子木又楚令尹子木相善

欲獲息如晉向戌如晉告趙孟告於趙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起韓兵起民之殘也民人之殘害也財

用之蠹蠹害物之蟲財小國之大蓄也小國以用兵為大蓄害○

將或弭之或者將欲弭兵雖曰不可雖知兵不可久弭必將許

之不可不許其請弗許晉若楚將許之楚將許以召諸侯

元專平木卷四

元專平木卷四

元專平木卷四

元專平木卷四

元專平木卷四

元專平木卷四

以報其也其之說召則我失為盟主矣則我固失其為盟主之道矣晉人許

殺忠於已者是而難親也難親也鮒懼禍將及見幾作不侯終及見幾作不侯終請于齊齊人難之齊人難之齊人以為難陳文子曰齊陳文

公於春秋公於春秋經世鈔終身不仕經世鈔終身不仕子解奔而不仕子解奔而不仕怨怒得深怨怒得深同

且人曰弭兵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則我固自攜貳將焉用之將安用齊人許

之齊人亦從告於秦告於秦秦亦許之秦人亦從皆

告於小國乃皆告為為會於宋為會於五月甲辰晉

趙武至於宋晉趙文子丙午鄭良霄至鄭伯有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宋為趙文子叔向為介介相

司馬置折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司馬禮也合

享宴之禮享宴之禮仲尼使舉是禮也舉謂記錄之也仲尼以

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

多文辭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魯齊陳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

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時楚令

止陳遣公子黑肱與晉大夫成盟丁卯宋

向戌如陳楚子木止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陳成楚

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子木告請晉楚

之從請從晉從交相見也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

補注傳譏向戌惟夫補注傳譏向戌惟夫

也然下室稱邑上也然下室稱邑上

室稱邑大小無定室稱邑大小無定

數也下文與向戌數也下文與向戌

邑六十亦同非九邑六十亦同非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夫為井四井為邑

之邑之邑

華車一乘是古制華車一乘是古制

也然下室稱邑上也然下室稱邑上

室稱邑大小無定室稱邑大小無定

向為此事更有大
可觀處

孫鑑以為名是大
文字綜括收拾處
好獨諸論說語多
未精稍想史實本
然

彭士望此合縱之
祖既結內寵又資
外援奸人魁傑
附見孫子云與軍
十萬日費千金是
蠹也

滙參雖曰不可不
可猶云不能久耳
經世鈔此與富公
論日食免朝意畧
同

孫鑑五月甲辰歷
書至字是法槐野

順天錄序效之然
有於宋有從有先
有自陳有皆又是
小具態

經世鈔至於宋晉
卿最先至

陳明卿以為多文
辭夷夏之防聖人
重之則此禮必其
所甚惡不忌道者
傳乃謂使舉是禮
也以為多文辭何
誣聖甚哉

滙參服虔云以其
多文辭故特舉而
用之後世謂之孔
氏聘辭以孔氏有
其辭故傳不復載
也

同上向成如陳此

於趙孟向戌以子木之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言四國皆

匹敵言復命於趙武晉之不能於齊齊而使之猶楚之不能於秦楚君若能

也猶楚之不能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楚君若能

君來朝君來朝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於齊使之朝楚壬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向戌復以趙文子子木使駟謂諸王

駟傳車也子木使傳車駟音日王曰楚康釋齊秦舍齊與他

國請相見也其他從晉之國請見于秋七月戊寅左

師至向戌從陳是夜也向戌還趙孟及子哲盟子哲

自陳楚子木自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

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大夫以藩為軍諸國各以藩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伯風謂趙孟伯風即

告趙孟曰楚氛甚惡氛氣也言楚懼難恐有趙孟曰吾

左還人於宋晉管在宋北以東為左故有若我何

楚必無奈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諸侯將盟於

衷甲楚人被甲在衣伯州犂曰伯州犂合諸侯之師

以為不信以為衷甲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夫

諸侯望信於楚夫諸侯仰望於是以來服是以皆來

若不信若行許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是自弃其所

固請釋甲固請子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言晉楚

也具也

句以對上為起下
妙筆

家鉉翁向成欲拜
兵當請命京師馳

告晉楚各奔與國
朝王而受命盟於

王庭兵庶可拜矣
今俾晉楚之從交

相見而列國乃有
二伯趙武向成豈

非罪人乎
增補合注趙孟恐

二國成言臨盟復
辨故預盟以齊之

孫鑿晉楚各處其
偏諸

論詞
甚多不

不
甚工

以信相事利而已但欲以利苟得志焉苟可得志焉志於晉焉用

有信安用守哉大宰退大宰即伯州犂也告人曰伯州犂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言子木其死矣不及三年不及三年之久求逞志而棄

信求欲逞快其志而自棄絕其信志將逞乎豈有棄信而能逞其志乎志以發言

志者氣之帥也志之所之然後發而為言言以出信言無實不祥言之所出必以信為之主

信以立志民無信不立信著於人乃能成其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二者俱而後

安在信信以則志不立何以及志言信其數三故知其不能及三年為明年子

趙孟患楚衷甲趙文子以楚欲衷甲切盟為患以告叔向以其事告

叔向曰何害也言切盟何能為晉害匹夫一為不信匹夫言微

猶不可猶不可立於世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路其

若合諸侯之卿若合諸侯之卿為會於此以為不信而楚欲行

必不捷矣必無得勝之理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謂楚銷食其言者當死

非子之患也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之信夫楚本以盟會

而以僭濟之僭不信也濟成也必莫之與也此諸侯之所共

安能害我豈能為害於晉且吾因宋以守病且晉為楚所病則欲

則夫能致死則夫宋能致死助我與宋致死晉與宋共致死

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子謂趙文

又不及是又不及於此曰弭兵以召諸侯欲

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言舉兵以害我吾庸多矣庸

非所患也非晉之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季武

左傳平水卷四十一

經世鈔若我何此死

是矣若盟時衷甲

則此語為非

雁參咀菴謂衷甲

乃虛張聲勢以恐

赫趙孟使晉人不

敢與己爭耳非真

欲因會擊晉也

補注楚人衷甲傳

見楚終有夷狄之

心是盟晉幸而免

王元美以諸侯而

分為晉楚之從交

相見於是始則南

北二伯天下之大

變也於渙梁而無

君臣之分於盟宋

而無夷夏之辨昭

定哀之春秋將以

終於異越焉耳

穆文熙子木在楚
猶稱賢者乃衷甲
以為不信微伯州
犖之言楚其失諸
侯矣叔向佐文子
周旋其間不阻不
備以信自固其尊
祖之所衛哉
經世鈔州犖之言
最義易透此真忠
於楚者其亦有故
國之情乎
同上以子木之賢
而為此言所謂人
至死則及常也
魏禮按猶不可單
斃其死宜作七字
句言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以盡斃
其所死之人見楚

子使人告以公命恐叔孫不從故曰視邾滕兩事晉叔孫穆叔
賦重故欲自比既會而齊人請邾宋人請邾皆不與盟
邾滕與人之私也人之私我列國也吾匹也我之匹乃盟乃視宋
視之何故欲宋衛宋與吾匹也我之匹乃盟乃視宋
故不書其族據經不言違命也言豹不能從公晉
楚爭先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言晉世未
有先晉者也諸侯未有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子謂
子自言晉楚若晉常若晉常先先若晉常是楚弱也是楚為晉
匹敵之國先敵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且晉楚迭霸更主

不能言晉意解
似未順
孫鍾當云食言者
病方順却乃只以
不病字盡之味固
自長
灌參單斃其死猶
云皆不得其死孔
疏前張曰臨謂創
地死也
同上按孔疏謂不
唯病言而已必至
于死也又說云言
弭兵而自劫盟是
食其言也楚人食
言尚不自以為病
亦通
經世鈔且吾因宋
以守病不切專勢
與左還入宋語不

豈專在晉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叔向告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只語辭也言諸侯之所非歸其尸盟也
也非歸晉之子務德子務德子謂趙文子當無爭先無爭先且
能主盟也子務德以服諸侯無爭先且
諸侯盟且諸侯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固必有尸
楚為晉細楚欲尸盟自同於不亦可乎不亦可乎不亦可乎乃
先楚人乃使楚書先晉春秋書晉趙晉有信也以晉
追正之子○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宋公兼享晉
趙孟為客客二坐所尊故季子木與之言子木與之言楚子木與
弗能對趙文子使叔向侍言焉使叔向侍子木亦不
能對也子木亦不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

孫鑣守病字太生以屬下句猶稍順雁參不及是不能得宋死力也林注不幸而死尚隔一層正義又想楚人之情不度及是之惡語氣連上不以起下亦非

門之外蒙門宋城門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
子木問於趙孟子木問於趙文子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范武子即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子木問之對曰趙文子夫子之家事治夫子謂范武子身脩無不治言於晉國無隱情所行之事皆可告其祝
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大祝史大史陳其馨香
木歸及子木以語王以語楚康王王曰康王尚矣語去聲下同
哉尚上也言范武子之德上矣能歆神人歆享也能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
光輔五君宜其光輔文襄靈成景之五君以為盟主也以主諸侯
木又語王子木又語楚康王曰宜晉之伯也宜晉之為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有叔向之賢以輔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楚人無可

以今者願無罪故或曰惡與楚盟而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理或有之補注束衛吾匹也乃盟賈述曰叔孫義也服虔云叔孫不為人私其於尊國之義得之同上言違命也一事再見卒各公羊傳之例劉氏曰蔡沈失位左氏畏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命出季內而謂不可違非也

可與爭言楚不能與晉爭晉苟盈遂如楚涖盟趙武遂使荀盈如楚涖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趙文子自宋還過鄭鄭簡公為設享燕之
子展公孫舍之伯有良子子西公孫夏子產公孫僑子大
從君言七子從君而來以寵武也武趙文子各言以光寵於我請皆賦請
子皆賦詩以卒君賦以終鄭君之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故武
亦以觀七子向背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草蟲詩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之趙孟曰善哉美其善哉民之主也在上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不足以當君子之名伯有賦鶉之
之貴賁鶉風鶉之貴賁詩備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凡我以爲君也

經世鈔言違命也
據此義可謂義以
行權有利國家專
之可也叔孫宣受
聖人之與而去其
族此所未解即公
真命且無害況
季氏之所托乎
附見成二年楚公
子嬰齊為蜀之盟
諸夏諸大夫咸在
至今四十四年也
孫鑣無爭先明是
畏楚却乃飾說然
務德甚為細曲
滙參楚為晉細雖
是掩耳盜鈴却假
借得妙
凌推隆先夏而後
庚春秋書法固然

○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第第也闕門限此詩刺淫亂政云牀第之
言不踰於門限
○第繼上聲 况在野乎况在於郊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 使人趙孟自謂非已
○所得與聞 使去聲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小雅黍苗詩四
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趙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推善於其
征師召伯成之此趙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於其
君 武何能焉言已何能當召伯之喻 子產賦隰桑小雅隰桑詩
子盡心以事之曰既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
矣退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心乎愛
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取其避
野有蔓草詩取其避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其
近相遇適我願今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相遇故趙
孟受 印段賦蟋蟀唐風蟋蟀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
其惠 印段賦蟋蟀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
趙孟曰善哉善哉其 保家之主也能忍懼不荒 吾
儀 趙孟曰善哉善哉其 保家之主也所以保家 吾

奚論夫秋之先後
哉左氏謂書先晉
晉有信也則趙孟
偷而懼楚耳其為
之下夫子豈以信
與之
王元美說者稱宋
與兵蓋是時晉楚
皆怠於出師是以
偶有六七年之安
靖然楚人乘甲苟
非伯州犖之言則
趙孟為宋襄之執
矣况魯帥師而取
鄭晉帥師而敗狄
兵亦未嘗戢也楚
置既讀舊書未幾
篡國大合諸侯伐
其滅賴安在其能
桓兵也哉

有望矣言我有望於此矣 公孫段賦桑扈小雅桑扈詩義取
受天 趙孟曰匪交匪敖此桑扈卒章一句言交際 福
將焉往言福將安所 若保是言也若能保 欲辭福祿
得乎則福祿之來川至 卒享享燕 文子告叔向趙文
叔 曰伯有將為戮矣言伯有將有刑戮之禍矣 詩以言志賦詩者
志 誣其上鄭伯未有滔亂之實而伯有 而公怨之
伯有之詩譏刺 以為賓榮趙孟倡賦詩以自 其能久
乎其能久在 幸而後凶言必凶 叔向曰然叔向是 已侈
伯有汰 所謂不及五稔者稔年也熟也穀一熟故為
侈已甚 所謂不及五稔者稔年也熟也穀一熟故為
夫子之謂矣夫夫謂伯有合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魏禮按宋何以敢
客晉大夫而子木
亦不怒耶晉既讓
楚先敢故宋又以
享位尊晉以平其
情而子木得之不
復求一也臧紇為
客齒明矣

陳傅良傳言宋公
不書見以國地者
其君必與因見桓
二年會鄧傳十九
年盟齊二十年盟
飛
孫鐘無隱情無愧
辭即無不可對人
言無不可與天知
意

公為卿景公為太
傅也
穆文熙楚之帶甲
百萬乃不畏強晉
而獨畏叔向知謀
之士折衝千里信
矣
世世鈔至此子木
宜大醒悟東甲之
舉不亦多乎
魏禮子木亦以與
叔向言不能對而
憤之故發是論耳
滙參二子石從此
處見宋采是一有
意思人

孫鐘七語變七樣
於態自濃
爾見牀第之言猶
言蕭牆之言楊子

主也其餘六子皆澤子展其後也者子展氏其最

也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故知印氏其

次也印氏其子樂而不荒謂賦蟋蟀詩曰好樂無荒

○樂音民得其安樂以安民樂與民同故不淫以使之不淫縱

後也綿遠不亦可乎言其○宋佐師請賞宋向

君稱功加厚賞曰請免死之邑謙言請免公與之邑

六十宋平公以邑六十與向戌此亦非四以視子罕

以賞典視子罕曰凡諸侯小國凡諸侯之晉楚所以

兵威之晉楚所以用畏而後上下慈和有所畏懼而

慈愛而兵而威服之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慈愛和順而後

事大國以聽大國所以存也此大小所以無威則驕

無威則驕驕則亂生驕則亂生驕縱則禍亂生必滅禍亂則滅

所以凶也此大小所以天生五材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民並

用之天下之民並廢一不可五者不可誰能去兵兵是

之金故不可去去上聲下同兵之設久矣古人設兵所以威不軌

○去上聲下同所以威服不而昭文德也而昭明國家聖人以興聖人

明之術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在術之

皆兵之由也皆由用而子求去之而向戌求

不亦誣乎不亦誣用以誣道蔽諸侯以誣罔之道

侯不亦誣罔

左傳平林卷四十一

方言林陳楚之間謂之策

增補合注伯有將為戮矣鄭伯未有無良而伯有誣之顯然歌之于魯為榮寵於實叔向因策其必速亡或云公指鄭伯非也孫鑣語不甚新亦自覺冗

滙參不及五稔與何以及一相映鍾伯敬詩者心聲故可以占入然云伯有不及五稔似兵之鑿滙參後始以殂兵為名既即因以爲利從來此兩字

連說有以也經世鈔曰請免死之邑音語向成固張說曰夷簡之流耳安得與子產叔向同稱孫鑣子罕此論甚高然猶尚未入妙滙參畏而後上下慈和至言便可作敵國外患等注脚同上廢與存亡昏明之術昏明二字又摻承上四字評楚德刑禮義是為興為存為明之術驕淫暴虐是為廢為亡為昏之術魏禧按弭兵之後晉楚終世未嘗構

罪莫大焉其為罪莫大於此縱無大討縱無大國討治汝罪而又求賞

而又徵求此無厭足無厭之甚也之甚者也削而投之削賞向

左師曰我將亡言我邑多將有滅亡之禍夫子在我夫子謂子罕責我以

義是存德莫大焉其為恩德莫大於此又可攻乎又豈可攻之乎君子

曰彼已之子舉鄭風羔裘詩言彼已之子此子也邦之司直也言

其為邦國主直道者樂喜之謂乎樂喜即子罕善其不阿向成得此詩之義何以恤

我乃舉逸詩言何以我其收之我則收取此言以為藥石向成之

謂乎善其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崔杼先

而寡寡特也偏喪曰寡也娶東郭姜即東郭偃之妻事在二十五年生

明東郭姜所生也東郭姜以孤入無父曰孤蓋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也曰棠

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東郭姜之弟蓋崔杼既娶姜遂以姜弟

及前夫之子為崔成有疾崔杼先妻之疾而廢之廢成

而立明而立明子明為後成請老于崔居崔邑以終老也崔

子許之崔杼許以崔邑與成偃與無咎弗予東郭偃及棠無咎弗肯以崔邑與成

宗廟音與成與彊怒成不得邑彊成之親母弟故與俱怒將殺之將殺偃告

慶封成彊先以作難告於慶封曰夫子之身夫子謂崔杼亦予所

知也亦慶封之素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崔杼平日惟棠無咎與東郭偃之言

父兄莫得進矣凡崔氏諸父諸兄皆莫得進用矣大恐害夫子夫

左傳評本卷四十一

左傳評本卷四十一 二十二

兵而中國相侵伐謂崔杼言大恐貽敢以告崔慶同功一體慶封曰子者至定哀聞始有害於崔杼之身也故敢以此為告慶封曰子之蓋亦幾五十年矣然則向成之功安可誣與君謂齊陳傅良削而投之莊公為傳言宋之盟識者不與彼實家亂王元美左師以怨子罕之非亡而稱其德其長厚有過人者彼實家亂愈寧世當且諸侯服晉者十之七服楚者十之三晉楚後交相見楚之利晉之不利也故篇首敘齊晉詳敘秦楚略想見列國之情

姑退子謂成與吾圖之我當圖告盧蒲癸慶封屬成疆之言告癸慶封屬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君謂齊○癸篇入聲莊公為崔杼天或者將棄彼矣天其或者將棄絕於彼矣彼實家亂彼實家亂實其家子何病焉子謂慶封將崔之薄崔氏敗慶之厚也慶氏專齊他日又告他日成疆慶封曰苟利夫苟利夫子天子謂崔杼言必去之必去復與無難○難去聲難去聲吾助女我助汝去之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成疆以慶封許崔子怒而出崔子怒而出寺人御寺人御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遂往見慶慶封曰崔慶封曰崔慶與慶氏之一也如一家然是何敢然是崔成崔疆請為請為子討之請為崔子討治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內以守宮內以守宮弗克慶氏攻使國人助之乃使國人遂滅遂滅崔氏滅崔氏也殺成與疆成疆作亂而盡俘其家而盡戮崔氏家衆戮崔氏家衆其妻縊崔杼之妻東郭妾復命於崔子妾復命於崔子以爲俘囚也以爲俘囚也且御而歸之且御而歸之至及崔盧蒲癸既滅其家盧蒲癸既滅其家乃復命於崔杼也乃復命於崔杼也

日知錄而寡婦人求人使駕弗得不得使閭人駕閭人養馬者寺人御寺人御以夫公為寡夫亦以夫公為寡夫亦雅曰凡無妻無夫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通謂之寡俞寧世君之譽也俞寧世君之譽也人口中說出果報人口中說出果報崔氏有報自心中崔氏有報自心中現出果報亦佳現出果報亦佳再鑑燭之武說秦再鑑燭之武說秦語法語法陳曰九月庚辰陳曰九月庚辰小人平居劍頭意小人平居劍頭意則相圖往二有之則相圖往二有之豈惟崔慶為然崔豈惟崔慶為然崔薄慶厚兩言甚不薄慶厚兩言甚不可為訓可為訓附見崔子怒而出附見崔子怒而出出而往外告亂也出而往外告亂也經世鈔強大之家經世鈔強大之家

五傳平林卷四十一

遺內亂便有此象也

光景

滙參使國人駕閉經而

門之甲何存

呂東萊遂滅管氏

崔子乃假手於慶

封真可大快

補注乃蓋自殺不

經世鈔崔明夜辟

辟即避不必作關

解陳太子及司馬

妻俱逃蕞免

同上慶封當國全

為此一著

彭士望傳似作不

了語命人想味

至百穀春秋諸國

惟楚英賢最多而

則無歸矣

妻死家滅故無所歸終

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乃縊

其憤乃自

死也

崔明夜辟諸大墓

以藏崔行之尸

慶封當國

附錄

辛巳崔明來奔

慶封當國

附錄

楚遠罷如晉蒞盟

公為設享

將出

賦既醉

叔向曰

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

宜哉

承君命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必能為君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為君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為君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為君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必能養民

政其焉往

敏以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四十一

為令尹執國政者申鮮虞莊公之黨僕貨於野

皆其公族少有債來奔魯○鮮音仙

事旋即誅死所以強大累世而威權

畧無下移因其君之強明亦其傳國

用人之制獨善也

啖助經言十二月

傳言十一月依經

實云三閏月不可

得而考

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

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辰在申

司曆過也

再失閏矣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二

梅路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一

襄經二十八年

二十有八年丙辰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

志災異也周之春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齊喜之黨書名惡之邾

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

則為災異也

慶封來奔崔杼之黨齊酒荒滔而出書名罪十有

高閔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一夙公如楚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十有

王賈通崔杼弑君慶封與之屬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

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乘其家亂而滅之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卒邾敖立

以當國欲不凶得乎魯敢受亂是也

亂也

昭卒此明開月之

前月而受其餘日

故書開月之日繫

前月之下史策常

體又有定例故不

必每月發傳此范

寧之說也杜預以

十二月無乙未日

誤孔穎達以為甲

寅乙未不得同月

是皆不知開月之

日繫前月之下耳

傳二十八年

歲星右旋圖

補注葉氏曰左氏

所記梓慎神龜之

徒以星次言吉凶

若合符契皆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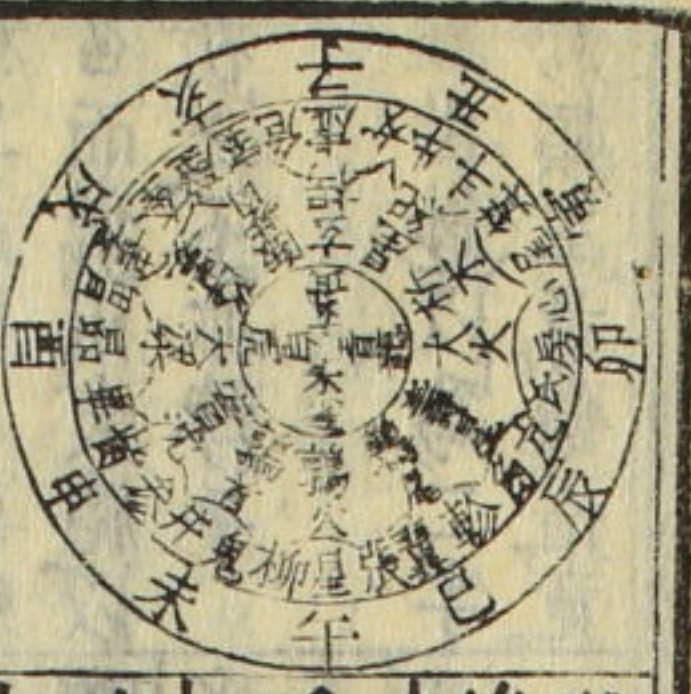
假托之辭

凌雅隆晉楚之從

交相見故陳蔡胡

沈屬楚之國

陳傅良未盟故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

其饑乎

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

在亥枵今已在亥枵

龍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鄭之星也

饑宋鄭二國主星失

象枵枵之耗名也

地氣發洩故曰土虛而民耗

梓慎曰今茲宋鄭

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

以有時

蛇乘

宋鄭必

虛中也

虛星在

其中虛

復為何事

附錄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

齊侯將行

慶封曰我不與盟

陳文子曰先事後

禮也

雖不與盟

重丘之盟

衛人討甯氏之黨

故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

子其勸行

子謂慶封其勸

齊侯往朝于晉

補注春秋大國事

天子惟聘而不朝。○從去聲。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故韓起聘周稱歸

石碯有大功於衛國。○秋八月大雩。早也。

聘之非也。小國事

魯也。傳言來朝非宋。○秋八月大雩。早也。

大國乃朝而不聘

○附錄。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

言言會時事無異

享之。鄭簡公為設。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於事天子矣。左氏

享之。鄭簡公為設。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能辨。因以時事

勞於東門之外。鄭君使子展往勞蔡侯於鄭東。而傲

釋邾子來朝。過在

勞於東門之外。鄭君使子展往勞蔡侯於鄭東。而傲

不見周禮。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高閔。早也。春無米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秋旱。此皆人事所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名而備用。大禮以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祈之。不亦悖乎。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經世鈔以為一字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妙頓主意。傲惰竟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爾認賊作子。久土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成龍矣。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魏世儼淫亂之人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如陳靈齊莊則見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獄於其臣蔡侯見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紱於其子。即不傲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情亦不免。天理滅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絕之誅矣。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李笠翁唐安祿山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史思明亦以淫而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不父有子。禍子產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之言誠是。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經世鈔安祿山朱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溫倫是接踵於世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唐明皇所謂幸而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免者。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孫執升楚還鄭聘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大叔上其凶。終益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可特者。大國之威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而不可廢者。恤小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來聘。吾將使駟奔問諸晉。

而惰。而惰。傲以為己心。而惰。傲以為己心。

之禮也戰國以後音
此風蕩如世道升日
降能無江河日下
之慨

而以告命告鄭子大叔曰子大叔宋之盟言在

君命將利小國楚君之命將以弭而亦使安定其

社稷亦使小國解兵釋甲鎮撫其民人服田力穡得

人以禮承天之休使得其禮遜以此君之憲令此

君之憲章命令而小國之望也而小國之所仰寡君是故使

吉奉其皮幣吉子大叔名聘用乘皮以歲之不易以

有飢荒之難聘於下執事鄭伯不得自朝故今執事

有命今楚之執事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女小國大

國之政令音汝與音預必使而君而汝必必棄而封守棄汝

守禦音汝與音預跋涉山川草行爲跋水行爲涉蒙犯霜露則

濳參言汝小官何
關國之政令林注
小國大夫何得與
楚之政令非

蒙犯嚴霜宿露之氣以逞君心以朝于楚快小國將君是望小

國將仰望於楚以安社稷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楚君無乃非盟

載之言無乃非盟誓載以闕君德以爲楚君背而執

事有不利焉失德則諸侯背楚小國是懼小國恐懼

不然苟爲其何勞之敢憚何敢畏憚動子大叔歸不

通聘復命告子展乃告執曰楚子將死矣楚康

死矣將不修其政德不修政事而貪昧於諸侯而貪類

求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欲久居其位

周易有之在周易在復震下坤之頤震下

頤復上六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

臣東萊既舉晉之
憲令而又云非盟
載之言極有喚應
更覺理直而氣壯
經世鈞何勞之敢
憚若晉人則聽其
辭而謝之

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楚康王其當此義乎欲復其願欲得

鄭朝以而棄其本不修德是復歸無所失道已遠是

謂迷復是謂迷而不復能無凶乎能無凶君其往也勸鄭君其往朝

於送葬而歸言楚君必死君往以快楚心欲得諸侯

楚不幾十年幾近也楚自今不遠未能恤諸侯也

未能憂恤諸侯而召之也言失道遠者其復亦難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我乃休息其

民言楚不能復為鄭害裨寵曰大夫名今茲周王言今年周靈王及楚

子及楚皆將死將死歲乘其次歲星乘其星紀之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旅客處也歲星客於玄枵之次詳見上註以害鳥祭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祭祭音奴周楚惡之鵠火鵠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

祭言周楚隱三年傳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

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飢裨寵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上占惟人所在此惡去

聲附錄九月鄭游吉如晉即子大叔告將朝于楚將朝見

楚以從宋之盟宋盟從晉諸侯朝于楚子產相鄭伯以如楚子產

相鄭簡公以如楚相去聲下同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今鄭伯草

先君適四國言先大夫相先君適四方之國未嘗不為壇未嘗不為壇土為壇以

受郊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亦皆循之今子草舍今子草舍

今但舍止言其不可也子產曰答外大適小

大國之君則為壇則當除地為壇小適大小國之君適往大國苟舍而

已苟簡草舍而已焉用壇安用除地為壇僑聞之僑子產各以我所聞大

經世鈔子產不為壇便不其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王元美先大夫相先君未有草舍者而自子產始之使非五美五惡灼有定見當不免聞外僕言股栗而色戰矣

附見五其字皆指小國

適小見有五美其美事宥其罪戾罪戾之積寬以赦宥之一美也

其過失過失之差赦而免之救其蓄患蓄患之困救而恤之

賞其德刑德刑之善勸之救其不及不及之事勉之以教訓

美小國不困小國無困懷服如歸懷德服義其從是故

作壇是故於其地為壇以昭其功以昭明其功宣告後人宣告後世

孫無怠於德使無懈怠小適天見於脩德有五惡其惡事說

其罪戾解說其罪戾惟恐得罪一惡也請其不足請謝其不足惟恐被譴二惡也行

其政事奉行其政事惟恐不及三惡也共其職貢歲時貢賦之職共而備之四惡也

恭共音從其時命朝會征伐之命時而從之五惡也不然若其不然則重其

幣帛增重其幣以賀其福大國有福慶之事則賀之而弔其凶大國有凶

喪之事則弔之皆小國之禍也凡此皆小國之禍難也焉用作壇安用於其

地為壇焉音煙以昭其禍以昭明其禍所以告子孫凡我之

孫其子無昭禍焉可也無昭明禍難焉其亦可也齊慶封好田慶封

好田獵之事而耆酒又喜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之

國不自為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葵氏內實寶物

移於盧蒲葵家易內而飲酒易其內人而飲酒數

日數日國遷朝焉國人就於盧使諸人得賊者人

謂避崔氏難出奔者能捕執得盜賊以告而反之以賊告而反其身故

反盧蒲葵盧蒲葵莊公黨葵臣子之子之即慶舍盧

有寵盧蒲葵有寵妻之慶舍以其女妻慶舍之士謂盧蒲

左傳平林卷四十一

補注無昭禍焉可也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已故子產自損其禮且以為禍孫饒慶封好田叙事入細節二有情最精而腴郭眉菴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與甘酒嗜音言亦有之至內飲則異甚穆文熙慶封有此禽獸之行何得不凶凶人莊公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

魏禮妻之語云不

入虎穴安得虎子

此入虎穴最深處

經世鈔易內而飲

是大奇事宗不余

辟是經奇語然矣

猶可怒

同上取所求三字

模稜得妙可作兩

解

王錫爵與之智者

此所以終免於禍

張半菴二人執寢

戈即高漸離以擊

跪近秦皇之意

矣慶舍之士見矣曰男女辨姓辨別也言男女別姓而後可相聚子

不辟宗子謂盧蒲癸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何也是何故也

曰宗不余辟言慶舍欲妻余獨焉辟之我獨安所避之

賦詩斷章賦詩者取其一章余取所求焉我取所求焉

惡識宗言己不能顧同宗癸言王何而

二人皆嬖癸何皆嬖使執寢戈寢戈親近兵仗慶舍

而先後之而居慶舍之先後公膳日雙雞謂公家供

養人竊更之以鶩養人厨宰也私竊以鴨

御者知之御進食者則去其肉則又去膳食之而以

其洎饋洎肉汁也養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怒慶氏滅

子雅子尾怒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慶封

告怒子怒盧蒲癸曰答慶譬之如禽獸言二子譬吾寢處

之矣我能殺而席其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晏平

知無能謀也其知謀不足用以言弗敢出不敢出言

之有盟可也請為盟以子家曰即析子之言云子謂

又焉用盟又安用盟告北郭子車慶氏又與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言凡人各有材非佐

之所能也佐子車各言非陳文子謂桓子桓子陳文

彭士望平仲必漏

經世鈔人必誠信

然後可以服小人

處亂世

補注焉用盟傳見

諸侯失政務庸擅

命賢哲失所如伯

三在衛平仲在齊

臨事變而獲免皆

其德行素孚於人

經世鈔禍作而問

何得吾所不解

凌稚隆崔杼為無

君之言文于既與

知之齊將有寇文

子又逆知之乃不

能匡君闕失險折

姦宄之萌而徒低

徊竊語坐觀其變

國家會何恃於有

若人哉彼其捐十

乘之馬守百車之

不恃齒二自好者

流爾

經世鈔示子之非

徒示之也蓋所以

使其不疑

陳明卿是時慶氏

也曰禍將作矣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慎守也已

氏

攻讎

陳無字從

桓子請曰

其慶季上之

其母當死

言齊之禍

亂將起矣

吾其何得

言可慎守其家也

言欲為莊公報讎

言或上攻

言無字即慶封為

言龜兆不吉

我其當對曰

積於大軌之道

文子曰可

以龜兆

子之曰克

敢獻其兆

詐言其

無字龜兆

乃使歸

無字

慶嗣聞之

子家速歸

悛志

而獲在吳越

而戕舟發梁

必不捷矣

夫子悽

我請止之

祭

行專評林卷四十二

本八

聞無字歸

子家慶封字慶嗣

猶可及也

子息曰

陳無字濟水

曰有事而不告我

莫之止

將不出

十一月乙亥

言禍亂謂

將起矣

慶封

慶封必幸

陳桓子既

言汝將有

大事而不

將

不

不

不

不

之事視其父若路
人之有深怨積仇
惟恐入殺之不力
而操戈以助之者
何哉吾故曰雍姬
殺夫而不能死弄
疾之罪人也盧蒲
姜雍姬之罪人也
夫無父子之恩者
安有夫婦之義
經世鈔盧蒲姜告
之此言與下北同
作用或姜故設為
此告而冀舍之悟
耶
李笠翁盧蒲姜為
其夫謀則善矣而
忘其父雍姬為其
父謀則善矣而忘
其夫不若嬴氏之
優故四族因慶氏
之甲

當于大公之廟

秋祭于齊大祖之廟○大音泰

慶舍泣事

慶舍臨盧

蒲姜告之

慶舍之女告其父以有變

且止之

且止其父勿出臨祭

弗聽

曰誰敢者

言誰敢為亂者以此見其懷也

遂如公

遂至公所

麻嬰為尸

慶美為上獻

上獻先獻者○美音纈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執親兵以從慶舍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公宮之內故慶氏以其私甲環衛公

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陳鮑二家養馬為優俳之戲

慶氏之馬

善驚

慶氏有好驚之馬

士皆釋甲束馬

慶氏之兵士皆釋甲束其馬

而飲

酒且觀優

且觀優俳之戲

至於魚里

魚里里各優在魚里慶氏之士往就

樂高陳鮑之徒

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

介慶氏之甲

介

子尾抽桷擊扉

桷椽也扉門闔也

以

王何以戈擊之

王何以刀擊慶舍

解其左肩

解慶舍之左肩

猶援廟

桷

慶舍雖傷重猶能援大廟之椽

動於甕

動於屋角○甕音蔞

以俎壺投

殺人而後死

俎壺皆祭器慶舍以俎與壺投殺入而後死傳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

麻嬰

為尸者

公懼

景公見鮑國謂

鮑國曰

群臣為

君故也

言羣臣欲尊公室非為亂○為去聲

陳須無以公歸

陳須無即陳文子以

歸家

稅服而如內宮

稅祭服而往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音脫又如字

慶封

歸

遇告亂者

遇告亂者于道

丁亥伐西門

慶封伐齊西門不

克

不勝

還伐北門

慶封還師伐齊北門

克之

勝北

入伐內宮

宮故慶封入國而伐之

弗克

慶封不克

反陳于嶽

嶽里各慶封及陳師于嶽○陳音陣

於音懷不敢言亦
不敢從父道也夫
道也庚幾其無愧
矣
經世鈔如此散蕩
無備吾不知慶氏
以甲環公宮何為
王荆石矣何樂人
爾區二懷其君煦
育之恩謀除慶氏
而同朝之賢卿大
夫顧不聞有斂手
以衝亂臣之旨者
如申鮮虞所譏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
殺死不能死獨聞
丘嫂乎哉君子曰
千乘之齊有三嬖
人而已亦足悲夫
鍾伯敬按襄二十

抽桷擊扉為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盧蒲癸刺慶舍○刺七亦反

○桷音角扉非

○援音爰

○甕音蔞

○稅音脫

○為去聲

○稅音脫

○勝北

○嶽里

○陳音陣

七年傳載慶封車

請戰慶封請與

弗許陳鮑不許

遂來奔慶封遂來奔

獻車於季

左氏何以故重復

武子慶封獻車

美澤可以鑑

車美而光澤

展莊叔見

所譏侯僅二車服

之魯大夫展莊

曰車甚澤

人必瘁

竭民力而為

逆太故會不齒也

宜其亡也

叔孫穆子食慶封

叔孫穆子食慶封

封設享食

何其言之無當一

之禮禮音似

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

汜祭

至於此石祈子一

不說

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

鴟逸詩刺

獨無石祈其人乎

不敬

亦不知

既

而齊人

擊之君死四年而

歌茅鴟以諷之

亦不知

既

而齊人

來讓

齊人責魯

奔吳

吳句餘予之朱方

子夷末

以殺其黨可謂忠

也

聚其族焉而居之

聚慶氏之族

而居於朱

于莊公之嬖倖哉

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

惠伯謂

叔孫穆

馬象乾慶封弑君

曰天殆富淫人

言天意殆欲

慶封又富矣

慶封又

其來奔執而誅之

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賞

淫人富

淫人

夫誰曰不可今不

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

其將聚而

車何舛之甚乎昔

也

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

其將聚而

之惡一也一言猛

殲旃

殲旃

殲旃

殲旃

獲醢矣惜乎魯臣

已天王崩

未來赴

亦未書

亦未書

之不能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陳傅良奔吳再奔

群公子

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

叔孫還在燕

暮不書

買在句瀆之丘

買在句瀆之丘

買在句瀆之丘

買在句瀆之丘

穆文熙叔孫謂善

皆召之

具其器用

而反其

而反其

人淫人數語可謂

邑焉

與晏子邴殿其鄙六十

邴殿齊別

邴殿齊別

至理晏子辭邑正

有見此

及慶

及慶

及慶

之殃至言然人當

封滅

封滅

封滅

封滅

富貴只信天意私

邑焉

邑焉

邑焉

邑焉

厚決不想到此將

防慮慮禍心腸一

防慮慮禍心腸一

防慮慮禍心腸一

防慮慮禍心腸一

毫不打點故其殃愈速而不可救
同上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核為賦相鼠不知補注亦不書禮也傳記此類甚多示策書外猶有所考按周未赴喪故魯亦未書是得不書禮也亦未二字重

之邊鄙凡六十邑與晏嬰弗受晏子子尾曰子尾問
○邾蒲對及殿多薦及
富食邑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何為對
曰晏子慶氏之邑足欲慶封邑多故亡驕侈橫生故
吾邑不足欲也我之食邑不欲益之以邾殿若益之
六十乃足欲乃厭足其足欲若足亡無日矣則驕侈
邑之禍不在外若奔亡不得宰吾一邑雖我之一邑
制不受邾殿故我不受非惡富也非惡其邑多之致
恐失富也而失吾富也且夫富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如織布帛為之制度以幅人為使無遷也使其
夫民夫民物生厚而用利生理豐厚於是乎正
移

同彭士望無故有抑殷之賞則晏子平日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汪道昆足欲二字甚可玩經世鈔子文晏子所見皆如此一時賢人如伯張免餘之徒盡然蓋處亂世之至計同上恐失富也至理却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逃死語各有曲直煩簡之妙非惡富妙

德以幅之厚利皆民之所欲惟使無黜慢使無放黜
慢音謂之幅利謂之利利過則為敗利過驕生吾不
敢貪多我不敢貪所謂幅也所謂幅與北郭佐邑六
亦以六十邑受之北郭佐與子雅邑亦以邑辭多
受少辭其多者與子尾邑亦以邑受而稍致之子尾
邑而稍遠致之於公景公以子故有寵故子尾釋盧
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放盧蒲癸于求崔杼之尸將戮
之乃求崔杼之罪將不得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杼之尸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臣十人亂臣十人崔杼
其有乎崔杼其有十不十人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

左傳評林卷四十一

王元美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

公言大國可畏向言其始學榮成伯曰

也忠於國公遂行謀遂往朝楚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言我為康王非為楚也非為楚國而來

不自誰能恤楚誰能憂姑歸而息民不如且歸

立君待楚人而為之備而後徐宋公遂反

陳傅良宋公遂反傳具載宋鄭朝楚事見宋盟非諸侯之志

呂東萊昭伯以遠之禮禮也宋盟有喪甲之隙不

慮辱魯君安得為魯告靈問崩月以甲寅告

楚臣安得為禮故書之月甲寅以徵過也

左傳卷四十一

專之矣仲子即叔仲昭子服子始學者也

伯言可專任也子服惠伯

也忠於國公遂行謀遂往朝楚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言我為康王非為楚也非為楚國而來

不自誰能恤楚誰能憂姑歸而息民不如且歸

立君待楚人而為之備而後徐宋公遂反

陳傅良宋公遂反傳具載宋鄭朝楚事見宋盟非諸侯之志

呂東萊昭伯以遠之禮禮也宋盟有喪甲之隙不

慮辱魯君安得為魯告靈問崩月以甲寅告

楚臣安得為禮故書之月甲寅以徵過也

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二

左傳卷四十一

